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聲名掃地 渥承憲眷氣焰熏天

卻說正任蘄州吏目隨鳳占被代理的找著扭罵了一頓，隨鳳占不服，就同他衝突起來。代理的要拉了他去見堂翁，說他擅離差次，私自回任，問他當個什麼處分。隨鳳占說：「我來了，又沒有要你交印，怎麼好說我私自回任？」代理的說：「你沒接印，怎麼私底下好受人家的節禮？」隨鳳占說：「我是正任，自然這個應歸我收。」代理的不服，一定要上稟帖告他。畢竟是隨鳳占理短，敵不過人家，只得連夜到州裡叩見堂翁，托堂翁代為斡旋。這日州官區奉仁正辦了兩席酒，請一班幕友、官親，慶賞端陽。正待入座，人報：「前任捕廳隨太爺坐在帳房裡，請帳房師爺說話。」帳房師爺不及入席，趕過來同他相見，只見他穿著行裝，一見面先磕頭拜節。帳房師爺還禮不迭。磕頭起來，分賓歸坐。帳房師爺未及開談，隨鳳占先說道：「兄弟有件事，總得老夫子幫忙。」帳房師爺到此方問他差使是幾時交卸的，幾時回來的。隨鳳占見問，只得把生怕節禮被人受去，私自趕回來的苦衷，細說了一遍；又說：「代理的為了此事要稟揭兄弟，所以兄弟特地先來求求老夫子，堂翁跟前務求好言一聲，感激不盡！」說完，又一連請了兩個安。帳房師爺因為他時常進來拍馬屁，彼此極熟，不好意思駁他。讓他一人帳房裡坐，自己到廳上，一五一〇告訴了東家區奉仁。區奉仁亦念他素來恪守下屬體制，聽了帳房的話，有心替他幫忙。便讓眾位吃完了酒，等到席散，也有〇點多鐘了，然後再把隨鳳占傳上去。面子上說話，少不得派他幾句不是。隨鳳占亦再三自己引錯，只求堂翁栽培。區奉仁答應他，等把代理的請了來，替他把話說開。

正待送客，齊巧代理的拿著手本也來了。區奉仁連忙讓隨鳳占仍到帳房裡坐，然後把代理的請了進來。代理的見了堂翁，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區奉仁道：「有話起來好說，為什麼要這個樣子呢？」代理的道：「堂翁替卑職作主，卑職才起來。」區奉仁道：「到底什麼事情呢？」代理的道：「卑職的飯，都被隨某人一個人吃完了。卑職這個缺，情願不做了。」區奉仁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們商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拉了他一把。於是起立歸坐。區奉仁又問：「到底什麼事情？」代理的道：「卑職分府當差，整整二〇七年頭。前頭洪太尊、陸太尊，卑職統通伺候過。這是代理，大小也有五六次，也有一月的，也有半月的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這些我都曉得，你不用說了。你但說現在隨某人同你怎樣。」代理的道：「分府當差的人，不論差使、署缺，都是輪流得的。卑職好不容易熬到代理這個缺，偏偏碰著隨某人一時不能回任，節下有些卑職應得的規矩……」不想說到這裡，區奉仁故意的把臉一板道：「什麼規矩？怎麼我不曉得？你倒說說看！」

代理的一見堂翁頂起真來，不由得戰戰兢兢，陪著笑臉，回道：「堂翁明鑒：就是外邊有些人家送的節禮。」區奉仁聽了，哼哼冷笑兩聲道：「汰！原來是節禮啊！」又正言厲色問道：「多少呢？」代理的道：「也有四塊的，也有兩塊的，頂多的不過六塊，一古腦兒也有三〇多塊錢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代理的撇著哭聲回道：「都被隨某人收了去了，卑職一個沒有撈著！卑職這一趟代理，不是白白的代理，一點好處都沒有了麼。所以卑職要求堂翁作主！」說罷，從袖筒管裡抽出一個稟帖，雙手捧上，又請了一個安。看那樣子，兩個眼泡裡含著眼淚，恨不得馬上就哭出來了。

區奉仁接在手中，先看紅稟由頭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「代理蘄州吏目、試用從九品錢瓊光稟：為前任吏目偷離省城，私是回任，冒收節敬，懇恩作主由。」區奉仁一頭看，一頭說道：「他是正任，你是代理，只好稱他做正任。」又念到「私是回任」，想了一回，道：「汰！私自的自字寫錯了。但是他沒有要你交卸，說不到回任兩個字」。又念過末了一句，說道：「亦沒有自稱節敬的道理。虧你做了二〇七年官，還沒有曉的節敬是個私的！」順手又看白稟，只見「敬稟者」底下頭一句就是「竊卑職前任右堂隨某人」。區奉仁也不往下再看，就往桌子上一擦，說道：「這稟帖可是老哥的手筆？」錢瓊光答應一聲「是」。又說：「卑職寫得不好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高明之極！但是這件事兄弟也不好辦。隨某人呢，私自回來，原是不應該的，但是你老哥告他冒收節敬，這節敬可是上得稟帖的？我倘若把你這稟帖通詳上去，隨某人固不必說，於你老哥恐怕亦不大便當罷？」

錢瓊光一聽堂翁如此一番教訓，不禁恍然大悟，生怕堂翁作起真來，於自己前程有礙，立刻站了起來，意思上前收回那個稟帖。區奉仁懂得他的來意，連忙拿手一擦，說道：「慢著！公事公辦。既然動了公事，那有收回之理？你老哥且請回去聽信，兄弟自有辦法。」說罷，端茶送客。錢瓊光只得出來。

這裡區奉仁便把帳房請了來，叫他出去替他們二人調處此事。隨鳳占私離差次，本是就應該的，現在罰他把已收到的節禮，退出一半，津帖後任。隨鳳占聽了本不願意，後見堂翁動了氣，要上稟帖給本府，方才服了軟，拿出〇六塊大洋交到帳房手裡。稟辭過堂翁，仍自反省，等候秋審不題。

這裡錢瓊光自從見了堂翁下來，一個錢沒有撈著，反留個把柄在堂翁手裡，心上害怕，在門房裡坐了半天，不得主意，只得回去。次日大早，仍舊渡了過來。門口的人一齊勸他上去見帳房師爺。他一想沒法，只得照辦。其時隨鳳占吐出來的〇六塊洋錢已到帳房手裡。只因他的人緣不及隨鳳占來的圓通，及至見面之後，吱吱喳喳，又把臭唾沫吐了帳房師爺一臉，還沒有把話講明白。帳房師爺看他可憐，意思想把〇六塊洋錢拿出來給他，回頭一想：「倘若就此付給他，他一定不承情的。」只得先把東家要通稟上頭的話，加上些枝葉，說給他聽。直把他嚇得跪在地下磕頭。然後帳房師爺又裝著出去見東家，替他求情。鬼鬼祟祟了半天，回來同他說，東家已答應不提這事了。錢瓊光不勝感激。至此方慢慢的講到：「我兄弟念你老兄是個苦惱子，特地再三替你同隨某人商量，把節禮分給你一半，你倆也就不再用鬧了。」

錢瓊光見了起初的情形，但求堂翁不要拿他的稟帖通詳上去，已經是非常之幸，斷想不到後來帳房師爺又拿出〇六塊洋錢給他。把他感激的那副情形，真是畫也畫不出，立刻爬在地下，磕了八個頭。磕起來少說作了〇來個揖，千「費心」，萬「費心」，說個不了。又托帳房師爺帶他到堂翁跟前叩謝憲恩。帳房師爺說：「他現在有公事，我替你說到一樣的了。」於是錢瓊光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拿了洋錢，告辭出去。

回到自己捕廳裡，把〇六塊洋錢拿出來，翻來復去的看了半天，又一塊一塊的在桌上釘了好幾回，一聽響聲不錯，格外感激州裡帳房照應他，連一塊啞板的都沒有。總想如何酬謝酬謝他才好。一面想，一面取塊小毛巾，把洋錢包好，放在枕頭旁邊，跟手出去解手。解手回來，一個人低著頭走，忽然想到：「四月底城外河裡新到了一只檔子班的船，一共有七八個江西女人，有兩個長的很標致。南街上氈帽鋪裡掌櫃王二瞎子請過我一趟，臨行的時候，還再三的托我照應他們。我不如明天到那裡，叫他們替我弄幾樣菜，化上一兩塊錢請這位老夫子，補補他的情才好。」主意打定，回到屋裡，不知不覺，把剛才〇六塊洋錢陡然忘記放在那裡去了。桌子抽屜，書箱裡面，統通找到，無奈只是無影無蹤。直把他急的出了一身大汗，找了半天，仍舊找不著，恍恍惚惚，自己也不辨是真是夢。於是和衣往床上躺下，慢慢的想：「到底我剛才放在那裡的？」一會又怪自己記性不好，恨的像什麼似的！不料偶一轉側，忽聽得當的一聲，原來一包洋錢，小手巾未曾包好，被個小枕頭碰了一個，所以響的。

錢瓊光翻過身來一看，洋錢有了，立刻打開來數了數，不錯，還是〇六塊。這一喜更非同小可！仍舊拿手巾包好，塞在身上袋裡，便起身叫管家到南街上招呼王二瞎子，托他去到檔子班船上，叫他們明天晚上到館子裡叫幾樣菜，說是要請州裡帳房師爺吃飯，交代館子裡，菜要弄好些，再叫船上收拾收拾乾淨。底下人奉命去後，他自己又盤算道：「明天請的客自然是帳房老夫子首座。」忽又想起：「我今兒在帳房裡，看見本官的二老爺，見了我，還問我這趟代理弄得有好幾個錢，看來著實關切，也不好不請請他。我們在外頭，那裡不拉個朋友呢。」屈指一算：「帳房老夫子一位，本官二老爺兩位，王二瞎子三位，連自己一共才有四個人。人頭太少，索性多請兩位，把南關裡咸肉鋪老板孫老輩，東門外丰大藥材行跑街周小驢子，一齊請了來，大家熱鬧。料想他們聽見我請的是州裡二老爺、帳房師爺，他們一齊都要趕得來的。況且如此一請，人家曉得我同州裡要好，目下於我的事情也不為無

益。」主意打定，正在洋洋自得，那差出去的管家也回來了，回稱：「王二爺聽說老爺請州裡師爺吃飯，忙的他立刻自己出城到船上交代，連館子裡也是自己去的。」錢瓊光點點頭，又道：「我請的不但帳房師爺，還有區大老爺的二老爺哩。」

管家出去，錢瓊光也就安寢。畢竟有事在心，睡不大著。次日一早起身，洗臉之後，就趕過來自己請客。先落門房，取出一張官街名片，先上去稟見二老爺。執帖門上進去了一回，回來說道：「二老爺昨兒在房裡又了半夜麻雀，到了後半夜忽然發起痧來，鬧到天亮才好的，如今睡著了，只好擋你老的駕罷。」錢瓊光一聽這話，不覺心中一個失望，嘴裡還說：「我今天備了酒席，專誠要請他老人家賞光的，怎麼病起來了？真真不湊巧了！」於是又親身到帳房裡，想當面去約帳房師爺。

不料走到帳房裡，只見裡間外間桌子上面以及床上，堆著無數若干的簿子，帳房師爺手裡捻著一管筆，一頭查，一頭念，旁邊兩個書辦在那裡幫著寫。帳房一見他來，也不及招呼，只說得一句「請坐！兄弟忙著哩。」錢瓊光見插不下嘴，一人悶坐了半天。值帳房的送上水煙袋，一吃吃了五根火煤子。無奈帳房還沒有忙完，只得站起身來告辭，意思想帳房出來送客的時候，可以把請他吃飯的話通知於他。誰知錢瓊光這裡說「失陪」，帳房把身子欠了一欠，說了聲「對不住，我這裡忙著，不能送了，過天再會罷。」說完，仍舊查他的簿子。

錢瓊光無法，只得出來，心想：「今天特為請他們吃飯，一個也不來。化了冤錢事小，被王二瞎子一班人瞧著，我這個臉擺在那裡去呢！」一回又怪帳房師爺道：「我專誠來請你吃飯，你不該只顧做你的事情，拿我擱在旁邊，一理不理。諒你不過靠著東家騙碗飯吃，也不是什麼大好老，就這樣的大模大樣，瞧人不起！至於那位二老爺，昨天不病，明天不病，偏偏今兒我定了茶，他今兒病了，得知是真是假。他們既然不來，我也不稀罕他們來！」

一面想，一面又走到門房裡。執帖門上見他沒精打彩的，便問：「錢太爺，心上轉什麼念頭？很像滿肚皮心事似的。」誰知一句話倒把錢瓊光提醒，一想：「二老爺、帳房既然不來，我不如拿這桌菜請請底下的朋友，人家看起來，一樣是州裡的人。只怕這幾位拿權的大爺，到堂翁跟前說起話來，還比什麼帳房、二老爺格外香些。況且我自從到任至今，也沒有請過他們，今兒這局，豈不一當兩便。」於是就把這話告訴了執帖門上，托他把錢漕、稿案、雜務、簽押、書稟、用印，幾位有名目的大爺統通請到。跟班人多，不能遍約，只約得跟班頭一位。說明今天是夜局。執帖門上明曉得他是請上頭請不到，所以改請他們的，便推頭「沒有空，謝謝罷」。錢瓊光也沒聽見，忙著又托這屋裡的三小子替他去請客。一霎時三小子回來說：「稿案毛大爺、簽押盧大爺恐怕晚上有堂事，不敢走開；雜務上朱大爺，用印的馬大爺，為了這兩天上頭常常有呼喚，亦抽不得身；錢漕上陸大爺，為他二奶奶養孩子，請了假，已經兩天不來了；只有跟班上蕭二爺說是等到老爺睡了覺，一定過來奉擾的。」三小子未說完，執帖門上又道：「他們統通不來，你為我一個人，何必費事呢？」錢瓊光道：「還有蕭二爺同你倆呢。他們掃我的面子，難道咱們老兄弟，你還好說不來嗎。」於是又千叮萬囑，直到執帖門上點頭應允，方才告別。回到自己衙內，心想：「他們竟如此瞧我不起，竟其一個不來；肯來的又是拿不到權的人。真正越越氣！」

好容易熬到下午，王二瞎子親自跑來，說：「一切都預備好了。館子裡聽說請的是州裡師老爺，貼本都情願。但不知這位師爺甚麼時候才過來？」只見錢瓊光臉上紅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他們一齊體諒我，不肯叫我化錢，一定還要拉我在衙門裡吃飯，說著就吩咐大廚房裡添菜。我想我今天的菜已經托了你了，他們既然不來，我不好叫你為難，只得又請了兩位別的客。」王二瞎子道：「你早告訴了我，這菜可以退得掉的。但不知請的又是那兩位？」錢瓊光不好說請的是跟班上的，只含糊說了聲「還是衙門裡的」。王二瞎子一聽仍是衙門裡的人，就是聲光比帳房差些，尚屬慰情聊勝於無。

依王二瞎子意思，還想等著衙門裡的人到齊，一塊陪出城，似乎面上有光彩些。錢瓊光是曉得的，跟班上蕭二爺，非得老爺睡了覺是不得出來的，便說：「不必罷，我們先出去吃著煙等他們罷。」於是兩人步行出城。到了船上，一班女戲子迎了出來，一個個擦著粉，戴著花，妖妖嬈嬈的，「錢太爺」、「王二爺」，叫的應天響。錢太爺走進艙裡，只見居中擺了一張煙鋪。王二瞎子是大癮，見了煙鋪就躺下了。船上女老班也進艙招呼，問衙門裡的老爺幾時好來。王二瞎子不等印太爺開口，拿指頭算著時候，說道：「現在是五點鐘，州裡大老爺吃點心，六點鐘看公事，七點鐘坐堂。大約這幾位老爺八點鐘可以出城。」

錢瓊光道：「那可來不及。我們這位堂翁也是個大癮頭，每日吃三頓煙，一頓總得吃上一個時辰。這個時辰單是抽煙，專門替他裝煙的，一共有五六個，還來不及。此刻五點鐘，不過才升帳先過癮。到六點鐘吃點心，七點鐘看公事；八點鐘吃中飯，九點鐘坐堂；碰著堂事少，□點鐘也可以完了，回到上房吃晚飯過癮。□二點半鐘，再到簽押房看公事。打過兩點，再到上房抽煙，這頓煙一直要抽到大天亮。不過以後有上房裡的人伺候，跟班上的爺們都可以沒事了。」王二瞎子道：「他老這們大的癮，設若有起事來，怎麼樣呢？」錢瓊光道：「有起事來，或是進省上衙門，總是來吞生煙。」

正說著，孫老輩先來了，曉得要陪州裡的老夫子吃飯，特地換了一簇新衣服。王二瞎子道：「老輩，今兒錢太爺是請你來做陪客的，不是請你來招女婿的，為什麼穿的衣服同新女婿一樣呢？」孫老輩道：「難得錢老父台賞飯吃，請的又是州裡的老夫子，自然應該穿件新衣服，恭敬些。」

三個人閑談了好一回，船上又搬出些點心來吃過。王二瞎子掏出表來一看，九點鐘只差得五分了，不但州裡的客沒來，連著周小驢子也沒音信，大家甚是奇怪。又等了半個鐘頭，忽聽見船頭上有人叫喚，大家總以為是請的特客來了，一齊起身相迎。及至進艙一看，原來就是周小驢子，跑的滿身是汗，一件官紗大衫已濕透了立場截了，一只手只拿扇子扇個不了。王二瞎子勸他脫去長衫，又叫船上打盆水給他洗臉。錢瓊光便問他：「為何來得如此之晚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兒替一個朋友忙了一天。」錢瓊光問：「是什麼事情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也是治弟的一個鄉親，他有個姑表妹妹，從前他姑媽在世的時候有過話，允許把這個女兒給我們這個鄉親做媳婦的。後來姑媽死了，姑夫變了卦，嫌這內侄不學好，把女兒又許給別人了。」錢瓊光道：「當初媒人是誰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有了媒人倒好了，為的是至親，姑媽親口許的，用不著媒人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婚書總有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這個不曉得有沒有。治弟為了這件事，今天替他們跑了一天，無奈說不合攏，看來恐怕要成訟的了。」錢瓊光道：「一無媒證，二無婚書，這官司是走到天邊亦打不贏的。」周小驢子道：「現在我們這鄉親情願……」說到這裡又不說了。王二瞎子會意，拿嘴朝著錢瓊光一努，對周小驢子道：「擺著我們錢老父台在這裡你不托。該應怎麼辦，大家商量好了。只要替你鄉親爭口氣；再不然，錢老父台同州裡上頭下頭都說得來，還怕有辦不到的事嗎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了周小驢子，忙說道：「他姑夫那邊只要出張票，不怕他不遵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單是出張票容易。兄弟自從到任之後，承諸位鄉親照顧，一共出過□多張票。不瞞諸位說，這票都是諸位照顧兄弟的。這件事兄弟衙門裡很可辦得，用不著驚動州裡的。」周小驢子道：「你老父台肯辦這件事，那還有什麼說的，包管一張票出去，不怕他姑夫不把女兒送過來。捕衙的規矩治弟是懂得的。如今我們這鄉親，他是有錢的主兒，我一定叫他多出幾文。俗語說得好，叫做『爭氣不爭財』。只要這件板過來，不但治弟面子上有光彩，將業敵鄉親還要送老父台的萬民傘咧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全仗費心！你老哥今兒回去，叫他明天一早就把呈子送過來。兄弟這邊簽稿並行，當天就出票的。」

幾個人又閑談了一回。王二瞎子躺在煙鋪上，一連打了幾個呵欠，都說：「天不早了，怎麼請的客還不來？要不是忘記了罷？」錢瓊光道：「我有數的，他們早不得來。這時候敢快了。」又停了一會，只聽得岸上咕咕呱呱的，一片說笑之聲，走到岸灘上，又哼兒哈兒的，叫船上打扶手。霎時上得船來。錢瓊光急忙迎出去一看，原來來的只有一個蕭二爺，還有一個小爺們，是常常替堂翁裝水煙的，雖然面善得很，卻不曉得他姓甚名誰。當下不便動問，只問得一聲：「為什麼某人不來？」小爺們搶著說道：「老爺派他進省，他不得來，所以叫我來代理的。蕭大爺，今天咱代理執帖門，你說咱闊不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走進艙中。眾人一齊起身相迎，見面之後，都恭恭敬敬的作揖。不料這小爺們是打千打慣的，見了人，一伸腿就灣下去了。眾人之中亦只有錢瓊光還安還得快。那三個卻都不在行，王二瞎子幸虧被錢瓊光扶了一把，否則幾乎跌倒。當下都勸他倆寬衣。只見這小爺們身胚很小，卻

穿了一件又長又大的紗大褂，錢瓊光認得這件大褂是堂翁天天穿著會客的；再看手裡的潮州扇子，指頭上搬指，腰裡的表帕、荷包，沒有一件不是堂翁的。當面不便說破，心上卻也好笑。

一會，歸坐奉茶。錢瓊光先問：「二位為什麼來的這麼晚？」蕭大爺先回答道：「九點半鐘本來就可以來的，齊巧我們東家接到省裡一封信。外頭還沒有人知道，先送個信給你，你明天一早好穿了衣裳過來道喜。」錢瓊光忙問道：「堂翁有什麼喜事？」小爺們搶著說道：「我們老爺升了官了。」蕭大爺進來的時候，當著王二瞎子一班人，自己還想做師爺，所以一口一聲的「我們東家」。今見小爺們說了聲「我們老爺」，他便把小爺們瞅了一眼。幸虧在場的人都沒留意。

錢瓊光又接著問道：「堂翁高升到那裡？」小爺們又搶著說道：「或者武昌府，或者黃州府，都論不定。」蕭大爺道：「你別聽他胡說。我們東家，他身上本有個補缺後的同知直隸州，如今又保了個……保了個什麼？……你看，我的記性真正不好，偏偏又忘記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低著頭，皺著眉，閉著眼睛，想了半天，還是想不出。又拿自己的拳頭打著自己的頭，說道：「保得個什麼？……怎麼我說不上來？」小爺們又搶著說道：「蕭大爺，這封信是雜務上拿進來的，那時候我正在椅子後頭替他老人家裝煙。他老指著信上一句，對雜務上說：『你看。』我在他背後，亦就踮著腳望了一望，原來這信上有我的名字，有『應升』兩個字。我自己的名字，我是認得的。」錢瓊光是在官場上閱歷久的了，曉得保案上有「應升」兩個字，一定是應升之缺升用，便道：「他老人家已有了同知直隸州，再升什麼，自然一定是知府了。明天應得過去道喜，費心二位關照。」蕭大爺道：「自家人，說那裡話來！」此時錢瓊光正因不曉得小爺們的尊姓大名，心上悶悶，因此一番酬答，倒曉得了。

當因時候不早，忙命擺席。自然是蕭大爺首座，小爺們二座。在席面上，蕭大爺還留身分，提到州官，口口聲聲「我們東家」，在座人始終瞧不破他的底細。只有小爺們吃無吃相，坐無坐相。夜裡天熱，打赤了膊，把條辮子盤在頭上，拿兩條腿蹲在椅子上，盡性的喝酒吃菜。檔子班的女人，叫名頭是賣技不賣身的，他偏要同他們動手動腳。有兩個女人，在人面前一定要撇清，被他這一鬧，一個個都咕都著嘴，說什麼「你們老爺，手要放尊重些」！說罷，把手一摔走開。小爺們生氣，罵聲「混帳王八蛋！你瞧不起我老爺，明兒回去一定告訴本官，出票拿你們，看你怕不怕！」船上女人也不理他，主人錢瓊光只好起身相勸。

好容易一席酒吃完，看看已將天亮。小爺們是帶著跑上房的，怕誤了差使，老爺要罵，立刻披衣要走。主人還再三相留，吃了稀飯再去。蕭大爺亦勸他慢些，「我同錢太爺還有句話說。」小爺們等不及，只是跺腳，說：「誤了差使，釘子是我碰！你飽人不知餓人飢！我勸你快走罷！」蕭大爺被他催得無奈，只得穿衣告辭。等到主人送到船頭上，小爺們早披了又長又大的那件長褂，站在岸上了。當時他二人自回衙門不題。

且說錢瓊光回到艙中，王二瞎子便埋怨他道：「怎麼請到這位寶貝？」錢瓊光把臉一紅，想了想，說道：「你不要看輕了他，他在本州大老爺跟前，倒是頭一分的紅人呢。一天到晚，除掉睡覺，那有一刻工夫離得掉他。總而言之：我們做官，總要隨機應變，能屈能伸，才不會吃虧。即如他們所說的州裡大老爺得了保舉，他們就肯送信給我；我既然先得信，今天我就頭一個去道喜，上司瞧著自然歡喜。倘若不請他們吃飯，誰有這閑工夫來通知我。可見同人拉攏是沒有吃虧的。這叫做做官的訣竅。」王二瞎子被他說得頓口無言。周小驢子起身先行，說：「要辦那件事去。治晚馬上就去同前途接頭，盡兩個鐘頭趕來回復老父台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兄弟就回去，一面先把票子寫好，空著名字等填。等老兄來過，兄弟再到州裡賀喜。專候，專候。」說罷，拱手而別。錢瓊光也同王、孫兩個各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錢瓊光雖然熬了一夜，只因有利可圖，便也不覺勞乏。回到捕衙，業已紅日高升，急忙翻出舊卷，查照舊票的底子，把票寫好，只空著案由及原被告的名字未填。寫好之後，看了兩遍，索性又取出木頭戳子用好，又拿朱筆把日子填好。其時已有八點鐘了，算算時候已不止兩個鐘頭，無奈不見周小驢子前來，心上異常著急。看看時候不早，又須趕到州衙門裡道喜，急得他什麼似的。無奈，只得穿好衣帽靜坐，專等周小驢子一到，交割清楚，便好度了過來。

事有湊巧，剛剛衣服穿的一半，周小驢子來了。二人相見大喜。周小驢子在袖子裡取出那張稟帖，錢瓊光大略一看，只見上面很有些不懂得句子，忙把原被告名字記清，又再三斟酌一番，把案由摘敘了三四句，從抽屜裡取出來票來填好，立刻派了一個人，叫他跟著周先一同去。然後周小驢子從大襟袋裡取出一個紅封袋，雙手奉上。錢瓊光接在手裡一掂，似乎覺得甚輕，忙問：「這裡頭是若干？」周小驢子道：「這裡頭是四塊折席，不成意思，不過送老父台吃杯酒的。」錢瓊光躊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兄弟是代理，就要交卸的人。同老哥相好，承老哥照顧這件事，兄弟多也不敢望，只望他一個全數。不在說別的，單是這張票，兄弟從城外一回來就連忙弄好了，專等你老哥來。這票上的字都是兄弟自己寫的。倘若照衙門裡的規矩辦起來，至少也得□天起碼，那裡有這樣快。此事落在別人身上，哼哼，至少也得要他三□只羊！如今只要你□塊，真是格外克己的了。」

周小驢子聽了他這一番話，又見他不肯收那四塊，知道事情不得過場，於是從袋裡又挖出兩塊洋錢，還說：「這兩塊是治弟代墊的。替朋友辦事，少不得也要替他作三分主。」錢瓊光道：「兄弟是個爽快人，你老哥替朋友辦事也是義氣，你索性爽快些再替他添兩塊。一共兄弟受他八塊，你回去開銷他□塊，我們弄個二八扣。你費了心，我也不另外替你道乏了。」周小驢子又思思索索的半天，好容易才添了一塊，說了無數的叨情話，說什麼「這總是老父台照應治弟的，多賞治弟一塊買鞋穿罷。」錢瓊光無奈。

周小驢子去後，方急忙趕到州裡去。雖然曉得堂翁是起得遲的，但是為了道喜，不得不早些過來。此時，合衙門的人因為老爺得了保案，都是喜氣沖沖的。錢瓊光蟒袍補褂，照例先下門房。常見的那位執帖大爺，已經奉派進省，這天是雜務門兼執帖，錢瓊光也是認得的，急忙取出手本交給，托他上去代回，說是稟賀、稟見。雜務門進去了一回，忽然滿頭是汗，怒沖沖的走回門房，把大帽子摘下往桌子上擦，說道：「媽的晦氣！他升官，人家就該死了！幸虧他得的保舉，不過是個虛好看，倘若真正做了知府，那架子更要大呢！倘若做了道台，天都可以撐破！再大更不用說了！總而言之：我們當奴才的不是人！錢太爺，大小像你這樣，總得是個官才好！」

錢瓊光聽了他半天說話，也摸不著頭腦，只得搭訕著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堂翁可曾升帳沒有？我還是就進去，還是等一會兒？」雜務門道：「得了保舉，早把他喜的睡不著了。今天一早就起來了，忙著做官銜牌，糊對子。因為做牌的來的晚了些，開口就罵人。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？攔得住被他『混帳王八蛋』，罵了去，喝了來！大爺越想越氣，不吃這碗飯了！」錢瓊光一聽堂翁已經起來多時，心上著急，恨不得馬上進去才好，後來直等得雜務門氣平了，然後領了他進去見的。

這時候區奉仁正在大廳上，就昨夜接的那封喜信擱在面前，旁邊坐著幾位朋友、官親，如帳房、書啟、二老爺之類，都在那裡湊趣。錢瓊光進了大廳，恭恭敬敬跪下磕了三個頭，替堂翁叩喜，又與各位師爺及二老爺相見。堂翁讓他坐，然後坐下。區奉仁一面孔得意之色，先開口道：「你是幾時曉得的？」錢瓊光一想不好說是昨夜裡得信，只得回稱：「剛剛得信。」區奉仁道：「還是你一個人曉得，還是同城統通曉得？」錢瓊光道：「只有卑職一個人得信，所以趕過來先替堂翁叩喜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是啊，我料想他們是不會曉得的。我得的是密保，上頭只有撫台自己曉得，連藩台都還不明白哩。還是那年獲盜案內，撫台親口許我的，到如今果然保了出來。可見做上憲的人，又要賞罰分明，又要記性好，夫然後叫人心服。這位撫台，兄弟同他也不算投緣的了，將來倒要送副門生帖子去才是。」說著，便同帳房說：「我的話可是不是？」帳房說：「是極！」

區奉仁又道：「我已經有了同知直隸州了，再升用，升個什麼？自然一定是知府了。你看這些混帳王八蛋！我從早上叫他們趕做一付『升用府正堂』的官銜牌，到如今木匠還不來，真正可惡！此時同城雖然還不曉得，馬上他們得了信都要來道喜的。今天他們來討，明天我去謝步，這副牌是執事裡一定要用的。況且這是恩出自上，比捐的總體面些。」師爺們一齊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區奉仁又望著錢瓊光說道：「我們湖北的體制，佐貳見知府是沒得坐位的。兄弟雖然不講究這個，但是體制所關，將來過了班，就是要隨隨便便也就不能了。」錢瓊光明曉得這句話說的是他，想了半天，無可回答，只應了一聲「是」。

（佐貳：知府、知州、知縣的輔佐官，如通判、州同、縣丞都稱佐貳。）

正說著，書辦上來請示，說是裡裡外外，或是柱子上，或是門上，有些對聯都要另換新的，要請師爺擬好了句子，好交代書辦去寫。區奉仁忙回臉過有去對啟書老夫子說道：「這個要請你老夫子費心了。」書啟師爺忙又應一聲「是」，隨手請教是怎麼做法。區奉仁道：「前頭的對子都是按著州、縣官做的，如今兄弟得了升用知府，有些什麼『五馬黃堂』等類的字眼都可以用得著了。兄弟如今一來公事忙，二來上了年紀，也不肯用這個心思了。至於暖閣當中，我倒想好了一句成句，就是帖『一品當朝』四個字的地方，你們拿紅紙比好尺寸，替我寫『憲眷優隆』四個字，照樣帖在屏門當中。」回頭又問書啟：「老夫子以為何如？」

書啟尚未答言，二老爺接著說道：「這四個字似乎太俗。」區奉仁聽了似不願意，道：「這四個字，人家四六信裡常常用的，又是成句，總比『一品當朝』四個字來得文雅。」二老爺道：「暖閣當中，不是『當朝一品』，就是『指日高升』，從沒有用過別的字眼。」區奉仁更發怒道：「你們這些人真正不通！不靠著憲眷，怎麼能夠升官呢？我這四個字，把你所說的兩句，統通包括在內。所以一等人有一等人的材料。老弟，不是我瞧你不起，像你這樣執迷不化，將來能夠趕到愚兄這個分兒還是早咧！」二老爺見哥哥動了氣，也就撇起了嘴，不言語了。

區奉仁正待再說下去，忽聽外面一片人聲，大家不覺嚇了一跳，忙叫人出去查問。只見稿案門飛跑似的進來，回道：「有些人來告錢太爺受了人家的狀子，又出票子拿人，逼得人家吃了鴉片煙，現在趕來求老爺替他伸冤。那個吃大煙的也抬了來了，還不知有氣沒氣。」區奉仁道：「混帳！我的衙門裡准他們把尸首抬來的嗎？你跟官跟了這許多年，這一點點規矩還不曉得？今天老爺有喜事，連點忌諱都沒有了！混帳王八蛋！還不替我轟出去！」稿案門道：「這是錢太爺不該受人家的狀子，人家無路伸冤，所以才來上控的。」區奉仁聽得「上控」二字，忽然明白，方才回過臉去，對准錢太爺發作道：「你做的好官啊！這是你鬧的亂子，弄得人家到我這裡來上控。我自己公事累不了，你還要弄點事情出來叫我忙忙。現在怎麼說？」

錢瓊光起先聽了稿案門的話，早已嚇得瑟瑟的抖，後來又聽了堂翁的教訓，便拍托一聲，身不由己的跪下了。區奉仁並不讓他起來，又拉著長腔，說什麼「擅受民詞，有干例禁，你既出來做官，連這個還不曉得嗎？我也顧不得你，我是照例要揭參的。」錢瓊光一聽要參官，更嚇的魂不附體，只是跪在地下磕頭頂不起來，求堂翁開恩。區奉仁拿他訓斥的半天，還不曉得外面究竟鬧的是什麼事情，便道：「你就在這裡朝我跪到天黑也不中用。你自己鬧的亂子，快自己出去了結過再來見我。」錢瓊光跪在地下還是不動。區奉仁問他為什麼不出去。錢瓊光道：「不瞞堂翁說，卑職這出去，可沒有命了！」區奉仁道：「到底為著什麼事情，你自己總該有點數的。」錢瓊光又磕頭道：「卑職該死！卑職同他們來往，共有好兩件事情，實在不曉得是那一件。」區奉仁道：「好個不安本分的人！」錢瓊光道：「都是他們來找卑職的，卑職也只盼能夠替他們把事情了掉，也免得堂翁操心。」

區奉仁道：「承情」。至此方回頭問稿案門：「到底外面為了什麼事情？」稿案門回稱：「為的是一個人人家有個女兒，有個光棍想要娶他。那家不肯，這光棍就托人化了錢給錢太爺，托錢太爺出票子抓那個該女兒的人，說是抓了來要打板子。那人急了，就吃了生大煙。鄉鄰不服，所以鬧到這裡來的。」錢瓊光至此，方才明白就是早上的那樁事，深恨周小驢子事情辦得不妥當。

裡面說了半天話，外面的人聲已往。稿案門再出去問了問，才知已被雜務門吆喝住，只等老爺坐堂審問，不敢羅了。區奉仁一聽外頭人聲已息，才說：「那個吞煙的，趕緊拿點藥水給他吃，或者有救。」人回：「已經灌過了，聽說吃的不多，大約可以救得的。」區奉仁於是把心放下，又朝著錢瓊光發作了幾句，方才自往簽押房裡而去。錢瓊光不免跟了帳房師爺回到帳房裡，就左一個安，右一個安，一面請安，一面軟求道：「晚生一時荒謬，總得求你老夫子成全！」師爺道：「你老哥就要交卸的人了，何必再去多事。這事你自己鬧的亂子，還不快去想了法子壓伏壓伏他們，等到堂翁坐了堂，那事就不好辦了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了錢瓊光，立刻退出帳房，走到雜務門的門房裡。雜務門正在外面幫著灌那吞煙的人，一霎回來，見了面，少不得又是一番埋怨，說：「我的太爺！幾乎玩成功一條人命！虧你，我亦不曉得你是怎樣鬧的！」停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現在你放心罷，人命是沒有的了。你今天算好運氣，偏偏碰著我們這位老爺有喜事不坐堂。你有這半天一夜的工夫，能夠完結，趕快去完結了再來；完結不了，明天再審。」

錢瓊光於是再三感謝，方才辭別出來。回到捕衙，蟒袍補褂，統通汗透的了。馬上叫人去找周小驢子，周小驢子逃走了，不在家。錢瓊光無奈，只得去找王二瞎子，因他地面上人頭還熟，托他找個人出來勸和勸和。王二瞎子昨夜擾過他的酒，少不得出來幫忙。當時就找到了兩個人：一個是善堂董事，一個是從前做過圖正的，後來因為上了歲數，就把圖正一應事務，統通交代兒子承受，自己不管。他倆都是年高望重的人，又是捕廳老父台見委之事，一想彼此都有仰仗的地方，樂得借此交結交結。王二瞎子見他倆已允，便先尋了本圖地保，同著原差又找到原告，在小茶館裡會齊，開議此事。幸虧原告那邊吞煙吞的不多，一經施治，便無妨礙。又經王二瞎子、善堂董事一千人，連騙帶嚇，原告一面，只求太爺不逼他把女兒嫁給那個光棍，他亦情願息訟。錢瓊光就答應他：「前頭那張票不算數，立刻吊銷。所有你們婚嫁之事，我太爺一概不管。」於是一天大事，瓦解冰銷。

（圖正：清代南方各省鄉以下設圖，圖書館一圖事務，圖正管本圖魚鱗圖冊，從買賣田地、產權轉移過戶中，索取佣金。）

錢瓊光又進去求了帳房師爺、錢穀師爺，替他到堂翁面前講情。湊巧堂翁這兩天正因升官一事，滿心快活，只圖省事，便也不來問信。過了兩日，正任吏目隨鳳占回任，錢瓊光照例交卸，自行回府銷差，這事也就完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